

I222.844

H536

1

全宋词

名篇精注
佳句索引

(上)

· 胡昭著

· 罗淑珍

主编

· 当代中国出版社



A0877467

前 言

宋词,和唐诗、元曲、汉赋同为我国古代文化宝库的明珠,在有宋一代即闪耀着夺目的光彩。早在宋代,即已有曾慥、黄升、周密等人的《乐府雅词》、《花庵词选》、《绝妙好词》等问世,至明、清以及近代和现当代,各种选本更是层出不穷。综观这些选本或选注本,多者为《全宋词精华》,入选词作者为 500 余人,词作近 2000 首;少者为《宋词一百首》。我们决定以上述选本(唐圭璋先生选定的《全宋词简编》是其中之一,以下称《简编》)为依据,加上一些个人选本如《苏轼词选》、《辛弃疾词选》等,从中选出了 335 位词人的约 1600 首词。入选原则是这些选本有三家以上选本选入。如严蕊《卜算子》,《简编》没选入,其他选本却有九本入选,我们选入了。朱熹《水调歌头·隐括杜牧之齐山诗》,《简编》也没选入,其他选本有三家入选;而且这首词对认定杜牧《九日齐山(齐安)登高》原题是一个有力的证据。因此我们也选入了。高观国的词,《简编》只选入 4 首,我们却根据各选本,选入了 11 首。《全宋词》上李清照的词,凡已确认为李清照的,除四篇以外,我们都选入了;另外还选入一首有争议的和一首选自《全宋词补辑》的,共 44 首。王安国、黄大临在《全宋词》上分别各有三首,我们全部选入了。廖世美只有两首,亦都选上了。相反,有的词人在全宋词上尽管有几十首,《全宋词简编》也选入不少,我们却一篇也没选。这就

正如我们的顾问洪柏昭教授所说,这就在“高层次上起了集思广益的作用,保证了入选的质量。”也有少数词篇只有两家入选,我们认真研读后,有的发现该词中有佳句;有的则内容上有特殊性,如张幼谦、罗惜惜各自的《卜算子》,共同记下了一则优美的爱情故事,他们有梁山伯、祝英台相识、相知的幸运,却没有梁、祝的不幸。上述这些作品,我们也选入了。至于刘弇和赵令畤的《清平乐》,各有六七家认定,且两者文字也有些不同,我们分别选入了;苏过和汪藻的《点绛唇》却有较多家认定为汪词,我们也就作为汪词选入。正因为如此,我们认为这些作品才是名副其实的“全宋词名篇”。

对这些词作的名句,我们把它编成了《〈全宋词〉名篇佳句索引》。跟《〈全唐诗〉名篇佳句索引》相比,我们作了些改进。一是我们进一步作了精选,且改变了唐诗以单句为条目的原则;加上这次用电脑编排,直接输入了这些佳句所在页码(一句分在两页的,则以此佳句首字所在的页码为准),删去《〈全唐诗〉名篇佳句索引》中引入的作者姓名和词牌,这就大大压缩了篇幅,降低了成本。另外,与《全唐诗》相比,亦删去了佳句索引笔画查字表。

再有,跟《全唐诗》一样,为了检索方便,我们加了《〈全宋词〉名篇精注篇名索引》和《〈全宋词〉名篇精注词人词篇索引》。

关于版本,我们以中华书局《全宋词》、《全宋词补辑》和中华书局版清朱彝尊《词综》为依据,参照其他选本,字词、句式、标点均作了些改动。凡属我们根据其他选本改动了《全宋词》词句的,均作了比较说明。

入选词人、词篇顺序,一如《全宋词》,只个别有调整。凡从《全宋词补辑》或《词综》中补入的则列后。另外,一个词人中同一词牌的词,我们编在一起。

在注释上,我们仍遵循《全唐诗名篇精注》的三条原则,即:

一、一般读者能理解的我们不注或少注。这就节省了大量版面,降低了成本,减轻了读者负担。

二、凡读者不易理解或易引起歧义的,别的本子不注,我们力求注出,且要求准确,能自圆其说。确实由于缺乏资料查不到的,也要说明。

三、对他人注本上的注释,我们绝不盲目照抄或引用,一定要认真审阅后认为正确的,才加以引用。一旦发现错误,必认真研究,找出正确答案。

根据上述原则,唐诗、宋词中常见的“阑”作“栏”用,《新华字典》中即已明确注出,故我们一般都不改,也不注。相反,诗词中常以折柳表送别,各种选本都没说明,且一般字、词典上也没有解释,我们试图从各方面查阅资料,作了解释。如410页周邦彦《兰陵王》注⑤。又如“重九”、“重阳”,一般人虽知道旧历九月九日为重阳节,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原因,我们在211页苏轼《南乡子·霜降》注①中作了说明。

柳永《醉蓬莱》“锁葱葱佳气”一句,几个选本都不注,因为“锁”字在这里不好理解。我们据《中华大字典》解了“锁”字,全句就好解了。

柳永《望远行》中“彤云”一词,选本都不注,我们结合词意作了适合的注释。

柳永《木兰花慢》中“绡桃”一词,七个选本中六个不注,一个注了却不全面,我们据《汉语大词典》作了准确注释。

韩琦《安阳好》中“笼画陌”的“笼”,五个选本都不注,我们据《汉语大词典》作了解释。

晏几道《满庭芳·南苑》词“南苑吹花,西楼题叶”句中“吹花”“题叶”,后者还有些人知道,前者则知道者甚少,笔者原先也不知道。但我们见到一些注本上后者还有人注,前者却都没注。前者

我们查阅了《汉语大词典》注了,后者我们引用《全唐诗名篇精注》中有关“红叶题诗”的典故作了注释,并写明见《全唐诗名篇精注、佳句索引》××页××诗。

晏几道《临江仙》中“心字罗衣”有多种注释,我们查阅《汉语大词典》所引明杨慎《词品·心字香》的解释,采用了《宋词选》上的注释。

晏几道《鹧鸪天·守得》中“约开萍叶上兰舟”的“约”字,一些本不注;一本注为拦阻,我们认为不合词意;一些本注为“拨开”,这才准确,也合《汉语大词典》上“约”字第⑩义“掠,拂过”的引申义。我们引入了。

李冠《六州歌头》末句“胜负难凭”,其他选本没有说清,我们作了自己的解释,并引入了杜牧《题乌江亭》中的句子作注,就言简意赅了。

徐积《谁学得》中“江绕屋,水随船,买得风光不著钱”的“著”字,三个注本均不注,其实这个词一般读者是不懂的。我们查阅词典后注了。

秦观《望海潮·梅英》词中有“金谷俊游”句,其中“俊游”一词,注本都不注,一般读者是不懂的,我们注了。《望海潮·秦峰》词中“风韵生秋”句,别的本不注,我们注了。而其中“梅市”一词,别的本虽注了,却不够准确,我们据《汉语大词典》作了准确而简明的注释。

黄庭坚《念奴娇》“坐来声喷霜竹”句中“霜竹”一词,五个选本中没有一个说清了“霜竹”是指“笛”,我们作了准确说明。

黄庭坚《千秋岁》中“飞骑轧,鸣珂碎”中的“轧”和“碎”字,表面看易懂,其实一般读者是不理解的。我们据《汉语大词典》和《中华大字典》作了准确解释,这才把词人与秦观当时奔驰较量的情景表达了出来。

晏殊《清平乐·金风》词中有“紫薇朱槿”一句，很多注本都把“朱槿”与“木槿”混为一谈，有一个本注对了，但太简单，没有把“朱槿”与“木槿”作比较，不能纠正错误观点。《撼庭秋·别来》一词中有“念兰堂红烛”，“兰堂”一词有的注本注为女子所居处，因而对全词含义也有曲解。上面二处我们均据《汉语大词典》作了更正。

晏殊《山亭柳》“赌博艺随身”句中的“赌”字，很多注本都没明确注出，而往往作“赌博”双义词解，这似乎不合词人本意。我们据《汉语大词典》“赌”字的第④义作了准确的解释。

张先《醉垂鞭》中“闲花”一词，各注本有的不注，有的只作笼统说明，没有一本正式注出，我们据《汉语大词典》作了注释。《谢池春慢》中“斗色鲜衣薄”的“斗色”一词没有一本明确注出，我们据《汉语大词典》作了注释。

梅尧臣《苏幕遮》“春袍”一词，很多注本没注，有的注为“青袍”；“嫩色”一词，没有人注。我们都作了自己的注释。

王安石《菩萨蛮》中“数间茅屋闲临水”句的“闲”字，七个选本五个不注，两个注了却不准确，我们借《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词典》的介绍作了自己的解释，才能与下文相映衬。至于“新月偃”，很多注本没有弄清“新月”的特点，因而把“偃”字与“偃月”等同，解作“半圆形月亮”。我解清了“新月”，再进一步解清“偃”字。《浣溪沙》词“门前白道水萦回”一句中的“白道”，有的本不注，有一个注本注为“夜间的道路呈白色”。从全词看，不是写夜晚，我们没采纳，而据《汉语大词典》作了准确解释。

韦骧《洛阳春》中“倚烟笼月”的“烟”字，注本都没注准确，我们据《汉语大词典》作了我们的解释。

苏轼《水龙吟·小舟》有“危柱哀弦”句，有五本入选，二本没注，三本注了都错了，我据《汉语大词典》引《文选》指出其出处并

作了正确解释。

苏轼《南歌子·山与》中“昌歆”一词，各选本均作了注释，我们都没采纳，而据《汉语大词典》作了我们的解释。

李之仪《南乡子》有四本入选，其中“角簟刺牙床”句两本不注；一本只注“牙床”不注“角簟”；另一本注“角簟”为“犀牛角制成的凉席”，应该说不合情理，也不可能。我据《汉语大词典》引南宋胡三省注，作了准确解释。

王雱《眼儿媚》中丁香、豆蔻二词，几个注本上只作字面上的解释，我从《汉语大词典》上引用了它们的比喻义，对词作了准确诠释。

黄大临《青玉案·行人》中“沾夜无寻处”的“沾夜”，各大辞典上均没有解释，经多方查阅研究，我从《汉语大词典》和《中华大字典》上借用“沾”字的解释，终于破解了这个难题。是否正确，尚待专家审定。

黄大临《七娘子》中的“赙”字极难解，我们注了。

李元膺《茶瓶儿》所写的背景，有多种说法，一家引宋僧人惠洪《冷斋夜话》说因“丧妻而作”，我们经对原作深入研究后肯定了《唐宋词鉴赏辞典》王镇远先生的意见。

贺铸《天门谣》中“与闲人登览”的“与”字，九个选本中六个不注，其他几个鉴赏集解释了，一个注了不贴切。我们据词典作了准确而贴切的解释。《梦相亲》中“骄马”一词，其他选本都不注，我们据词典作了准确注释。

贺铸《六州歌头》中“忽奇功”一句的“忽”字，一些本不注，一本注为“忽略”，我们据《汉语大词典》作了独特的注释。词中的“恨登山临水”的“恨”字没人注，我们也作了独特的注解。

贺铸《忆秦娥·著春衫》“湔裙淇上”和《蝶恋花·几许》中“白蘋花满湔裙处”的“湔裙”，几本都没注，一本注了“湔，洗也”，没说明

“瀚裙”的含义，我们注了，这才能让读者了解全义。

侯蒙《临江仙》中“只疑远赴蟾宫”句的“蟾宫”，注本只注为“月宫”，显然不够，我们进一步指出了在此词中的比喻意。

周邦彦《过秦楼》词有十三家人选，其中“惹破画罗轻扇”句的“惹破”一词，含义不易理解，然而这些选本都没注，一本注了也不贴切，我们据《汉语大词典》和《中华大字典》作了注释。

周邦彦《一落索》“莫将清泪湿花枝，恐花也如人瘦”句，其他注本写了很长的注释，总觉意犹未尽。我化用孟郊《怨诗》诗意作解，则言简意赅。

周邦彦《花犯》中“脆丸荐酒”一典，十二个选本十一个没注清，只《全宋词精华》引入了出处，说清楚了，我引入了这一材料。

周邦彦《渡江云》中“涂香晕色”的“晕”字，七个选本均没注；同样，吴文英《花犯》中“蜂黄暗偷晕”的“晕”字，五个选本均不注。我们均据《汉语大词典》、《中华大字典》注了。

周邦彦《齐天乐》有七家人选，其中“正玉液新笳”中的“笳”字，有几家不注，两家注了也不够准确，我们用《汉语大词典》此字的第二义作了准确的解释。

周邦彦《还京乐》三家入选，其中“正泥花时候”的“泥花”一词，一本没注；一本注为“泥泥(ní ní)，作濡湿讲”；一本隐约解为“无心赏花”。我们据《汉语大词典》作了更合词意的解释。

周邦彦《菩萨蛮》“天憎梅浪发，故下封枝雪”句的“憎”字是一个难点，六个选本中五个不注，一个注为“憎恶”，我们认为不合词人本意，而据《中华大字典》和《经籍纂诂》作了自己的适合的解释。另一首《绮寮怨》中“苔晕”一词，三家选本均不注，我们注了。

晁冲之《感皇恩》中有“牡丹”一词，我们对其中品种作了有针对性的介绍，并进而指出了电视剧《唐明皇》中高力士介绍牡丹的一处错误。

陈克《菩萨蛮·赤栏》中“笼街”一词，十一个入选的本子中八个不注，注了的也没作出有根据的解释。我们据词典作了自己的解释。

朱敦儒《念奴娇·放船》“深夜悄悄鱼龙”句中的“鱼龙”一词，三家均不注，我从“鱼龙”本义引伸，作了准确的符合词义的解释。本书顾问洪柏昭教授对此作了充分肯定，认为“对理解本词的意境极为重要”。

一直为现当代人推崇的《宋词选》，已一再重版。作者是我本乡的堂叔公，我在少年时代即闻名，却从未谋面。50年代初我即购得一本，经常奉读，从内心崇敬其治学精神。后听说这位叔公早已仙逝，无限惋惜。我这次注释宋词，凡此选本入选的，我必认真研究，吸取其精华，对其不妥之处，亦不盲目照抄。向子諲《水龙吟·华灯》有“见飞琼伴侣，霓裳缥缈，星回眼，莲承步”几句，其中“霓裳”一词，我手上有六本选了，有四个注本不注，《宋词选》和另一本解为“霓裳羽衣曲”，我认真研究后作了完全不同的解释。洪柏昭先生肯定了我这一注释。如果我叔公在九泉有知，我想他一定会笑纳。

章良能《小重山》“小阑红芍药，已抽簪”句中的“抽簪”，许多注本均注为“芍药含苞欲放”，我根据芍药开花季节和在洛阳观赏牡丹时所见芍药发芽情景，作了完全不同的解释。洪柏昭先生认为“这样的注解是颇有见地的”。

朱敦儒《朝中措·先生》词中“筇杖”一词，其他注本只注明“筇杖即筇竹杖”，我们却结合本词作了进一步解释，才更有说服力。《朝中措·登临》词中“直北看扬州。朱雀桥边晚市，石头城下新秋”几句，初看地理位置上似有矛盾，但从历史变迁的角度说明了扬州、石头城的关系，就易于理解了。

李纲《喜迁莺·长江》词中的“索虏”一词，一般注本只解释为

“南北朝时南朝对北朝的蔑称”，我们却解释了“索”的含义，这就增强了“知识性”的成分。

李纲《喜迁莺·边城》一词中的“折冲”、“坤维”、“江表”几个词，有的注了，有的没注，特别是“坤维”一词，很多本子不注，我们一一查明出处，注明在此处的用意。

李清照《满庭芳（霜）》的“江梅”，没一个注本注，此词在宋词中出现的频率却很高，一般读者容易误解为“江边之梅”，而这样理解又与“手种”不合。我们作了确切的注释，以后再遇到只需注见李清照词了。

李清照《清平乐》末句“故应难看梅花”中的“难”字，注释本没一本注此字之义，鉴赏集也没说准确其含义。我们据《汉语大词典》、《汉语大字典》作了合适的解释，似乎贴切和自然。

李清照《多丽》词中“贵妃醉脸”一典，一注本引唐李睿或杜荀鹤《松窗杂录》有关“国色天香”典，说成唐玄宗与杨贵妃事。其实这是1915年出版的旧《辞源》所造成，《松窗杂录》所记的事实为唐文宗与杨贤妃事，拙作《高中语文备课资料选·下册·国色天香》有详细解释，我在注释中也作了说明，以免错误流传。李正封与韩愈同时，唐玄宗怎么可能读到他的诗呢！

李清照《浣溪沙·淡荡》，一些注本说成写初春景色，我们据词中语句明确指出其错误。《浣溪沙·绣面》中“眼波才动被人猜”的“猜”字，没有人注，我们注了自己的看法。

李清照《声声慢》中“有谁堪摘”句，很多本不注；一个本注了，我认为不妥；吴小如先生在《唐宋词鉴赏辞典》和《全宋词鉴赏词典》上作了解释，较合情理。不过，我们也没有采用，而作了我们自己的解释。

李清照《庆清朝慢》，一本竟错作“咏芍药”，有的认为“咏桂花”，都是因为没了解芍药和桂花。稍有花木知识的人都应知道，

暮春季节受人宠爱的只有牡丹；我们从二十四番花信风的角度说明了这一点。“谁人可继芳尘”一句，只有《全宋词鉴赏词典》中韩秋白先生讲得对，其他本均不妥，我们作了自己的解释。

陈与义《临江仙》中“戎葵”一词，一本说亦称“向日葵”，我们指出了错误。

张元干《石州慢·雨急》中“长庚”一词，两本不注，另八本均注为“金星”、“太白金星”，《辞海》也只有此注。我们据《汉语大词典》“长庚”第二义指出了这一错误，作了正确注释。

吕渭老《选冠子》中“青钱”一词，一本不注，另二本一注榆钱，一注荷叶，我们据《汉语大词典》结合榆钱、荷叶的特点指出了其不妥处，作了正确的注释。

张抡《烛影摇红》一词，九家入选。关于此词上片所写年代，有七家回避，两家说指徽宗朝，我们据“去年”一词和词人至淳熙年间还在的事实推论，作了自己的说明。妥否，尚望方家指正。

张抡《霜天晓角》中“旧恨无处著”的“著”字，几本没注，一本注了，我们认为不贴切，据《汉语大词典》作了我们自己的解释。

王千秋《鹧鸪天》写的是“煮茧”，因有“烧灯”一词，几个选本都说成正月十五夜灯会庆祝蚕茧丰收。我们向家在蚕乡广东新会的生物副教授魏楠楠女士请教，她说新会一年有七造蚕茧，最早一造要到惊蛰之后，不可能在正月十五。为此，我们作了完全不同的解释（按：有两家鉴赏集文字完全一样，作者却不同，其中一家有抄袭之嫌）。

陆游《蝶恋花》中“一卷兵书，叹息无人付”的“无人”，几本不注，一本注为“指抗金志士零落无存，国家前途实堪忧虑”。我们提出了不同看法。

陆游《夜游宫·雪晓》词中“望如水”的“水”字，我们也据词典作了自己的解释。

张孝祥《水调歌头·湖海》中有“回首叫虞舜”一句，别的注本只注了虞舜生平，没一本说明此处“叫虞舜”的用意，我们试作了说明。

张孝祥《念奴娇·洞庭》中“著我扁舟一叶”的“著”字，很多注本不注，一本注为“附着”，我们据《汉语大词典》作了较贴切的注释。

张孝祥《念奴娇·风帆》中的“德耀”，有的选本不注，一个选本注为“指作者廷试第一”，一查《汉语大词典》才知，“德耀”只是孟光之名，我们据此作了自己的解释。

范成大《鹊桥仙·双星》中“风姨吹雨”一句，其他本只注了“风姨”，却不注“吹雨”，我们注了。

谢懋《浪淘沙·黄道》中“黄道雨”一词，其他本都不注，我们据《汉语大词典》中“黄道”一词注了出来。

辛弃疾《摸鱼儿·望飞来》中“凭谁问”句，没有选本注，我们据《汉语大词典》“问”字①义作了切合的解释。辛词《沁园春·杯汝》中“肆汝杯”的“肆”字和“算……鸠毒猜”的“猜”字，注本都不注，我们也据《汉语大词典》作了自己的解释。

辛弃疾《满江红·两峡》中“君侯”一词，其他本均不注，我们引用《汉语大词典》作了准确注释。

辛弃疾《千年调》中“和合”一词，有的注本没明确注出，有的注得不妥，我们据《汉语大词典·和合②》作了适当的注释。

杨炎正《满江红》中“都不记”二句，我们没采纳他人意见，而是据作者生活处境，作了自己的解释。亦算一个尝试吧！

侯置《四犯令》中“不似”末二句，有的注本引苏轼诗句“荼蘼不争春，寂寞开最晚”表荼蘼是暮春独一无二的花，我们据“二十四番花信风”和各种花的花期表达了不同看法。

吴渊《念奴娇》中“鬓已星星堪镊”的“镊”字，六个选本中四个

不注,两个注为拔除,我们认为与词意不合,经查《经籍纂诂》、《中华大字典》,作了不同的解释。

李曾伯《沁园春·水北》中“载月”的“载”字,要异读才能解,选本都没注,《辞海》上也没有。我们据《汉语大词典》和《中华大字典》注了。

陈亮《贺新郎·老去》词中“后死无仇可雪”句,我们引用了唐司空图《河湟有感》诗,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。其中的“二十五弦”,有一名家注本竟注为“琵琶”,并由此认定借指“汉昭君”抱琵琶出塞和亲事,以批评南宋主和政策。我们纠正了这一错误。

刘过《糖多令》的“安远楼”,有注本牵强地与庾亮楼混为一谈,我们据多方面资料予以澄清。

刘过《六州歌头·镇长淮》中“琼花”一词,是宋词中首次出现,一般都据《汉语大词典》和其他资料注其色为“微黄”,我们却引用了《丛书集成·扬州芍药谱》所附《玉蕊辨证》作了独特的说明。其中“谁知艰难去”的“去”字,很多选本都不注,只《宋词选》注为助词,我们据《汉语大词典》就此作了补充,使得更为清楚。

刘过《清平乐》中“赤地居民无一粒,更五单于争立”二句,其他本有的不注,有的只笼统地用典故作了词语解释。我们查阅了《金史·章宗纪》,作了具体说明。

程垓《摊破江城子》中“漏声远”的“远”字,很不好解,其他本都没注,我们根据《中华大字典》作了恰当解释。《入塞》中“窗前谁浸木犀黄”的“浸”字,其他本均不注,我们据《汉语大词典》作了适当的解释。《酷相思》中的“供憔悴”的“供”字,几本没解,有的解了也不准确,我们据《说文解字注》作了解释。

姜夔《永遇乐》“中原生聚”中的“生聚”一词,一些注本没注,一本据《汉语大词典》“生聚”第①义注为“繁殖人口,积聚资财”,我们认为这样解于此处不合,采用了同书“生聚”的第②义,才能

与下句“神京耆老”相对应。

姜夔《一萼红》“朱户粘鸡”的“粘鸡”一词，选了此词的十个选本中有八个注了，但都与《汉语大词典》注释不同，却都说据《荆楚岁时记》。我们没有简单处理，经直接查阅了三个出版社出版的《荆楚岁时记》，才作了我们的注释，并作了详细说明。

姜夔《湘月》中的“燕公”，我们也是反复研究后才决定取舍。其中的“小冠”“纶服”，别的注本不注，我们注了。

李处全《水调歌头》中“胡尘未扫，指挥壮士挽天河”，一些注本均注得较笼统，我们指出词人在这里化用了杜甫《洗兵马》诗“安得壮士挽天河，净洗甲兵长不用”意，大大深化了词句的内涵，体现了词人的原意。

赵长卿《探春令》中“姑娣”的“娣”、“乞戏”的“乞”，三个注本有两个不注，一个没注出出处，我据《中华大字典》、《汉语大词典》和《经籍纂诂》作了准确解释。

吴琚《酹江月》中的“玉虹遥挂”的“玉虹”，几个注本均注“白虹”，我们查阅了词典上关于“白虹”的定义，认为在此说不通，因而采用了《汉语大词典》上“玉虹”的第二义，似乎更合词义。

刘克庄《贺新郎·深院》中“谁信骚魂千载后，波底垂涎角黍？又说是、蛟馋龙怒”几句，七个选本中有几个不注，有几个注了，但不清楚。我记得《全唐诗名篇精注》中曾见过类似语句，但记不清是哪一首了。我花了几天时间，终于查了出来，给此句作了较为确切的注释。

吴潜《满江红·十二》中“江之外，淮山暝”的“暝”字，一般读平声，《新华字典》、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、《汉语大词典》都只有 míng 的读音，与全词不协韵，其他注本均未注明。我们又查阅了《中华大字典》和《辞海》，应读仄声“径韵”，这才叶律。

周密《拜星月慢·序》中“沿檣”二字，几个选本都不注，辞典上

也找不到,后经反复研究,逐个字拆开解,才作出了注释。不过,这尚待专家们指正。

王奕《贺新郎·序》中“中兴”一词,有的本没注,一个名家注本注了,只作了一般解释。我们查阅辞典后注出了它在此处的特殊意义。

文天祥《满江红·试问》中“伤心铜雀迎新月”句有的注本不注,有的只注为代指宋宫室,我们作了不同于一般的注释。

汪元量《水龙吟》中“驼背模糊,马头匝匝”二句,一般注本只注明了出处,没有说明在此的用意,而这才是真正难点。我们反复查阅,作了我们的解释。

罗志仁《金人捧露盘》中“妖血碧”的“妖血”,几个选本均不注,我们试注了。这首词中的“元宗”,《简编》本和其他本均改作“玄宗”,我们认为不妥,改正了过来,并作了说明。

陈人杰《沁园春·抚剑》中“泥涂在楚”的“泥涂”一词,选本没注,或注不准确,我们据词典注了。

王沂孙《绮罗香》中“诉新恨绛唇微注”的“注”字,各注本均未注,我们据《汉语大词典》①⑦义作了准确注释。

王沂孙《南浦》“帘影蘸楼阴”一句,入选的五本中有三本不注,两本注了,我们认为没贴紧词意,特别是“蘸楼阴”的“蘸”字没注准确,我们查《经籍纂诂》和《汉语大字典》注了。因发现时版面已不能再动,只得在原词中注明见《后记·八》,《后记》中才作了补注。

张炎《壶中天》,有的注本只提了元廷要张炎等赴京抄经,令人费解;有的连这点也没提。只有《唐宋词鉴赏辞典》才说,元廷为了给徽仁皇后造福扬名,召张炎等进京写经。徽仁皇后是谁,《元史·后妃传》上没有,我们经多方查证,终于在《成宗纪一》和《元史·一一五·显宗传》上查清全名为“徽仁裕盛皇后”,这才能给

读者一个明白。

至于古今地名对应,由于历史和资料的原因,确实是一个难点。我们在《全唐诗名篇精注》中由于从多方查阅资料,特别是利用各种地图,有时甚至把电话打到当地的朋友或土地管理机构,确实有些地名取得了突破,如“荆门山”、“回雁峰”、“夜郎”、“象县”、“临洮寺”等。这次我们吸取了经验,也取得了一些显著成绩。

如姜夔《湘月》中的“长溪”,两本没注,三本注为在今福建霞浦县南。我们没有照抄,而是查阅了《辞海》、《中国历史地图集·第五册·58-59图》和《中国历史地图集·第六册·67-68图》,删去了“南”字。尽管一字之差,亦丝毫不疏忽。

赵令畤《虞美人·画船》中的“光化”,也是如此才注出今天的准确地名。

由于有的古代地名难于查找出今天的准确处所,有的注本就不顾词中的意境和词中人物的活动路线,像“拉郎配”一样只要有一个名称相同的地名,就随意拉来充数。尤其一些权威本子这样做,影响就更大了。我们对此类问题一经发现,不管有什么困难,一定不顾花钱、花时间直到查清为止。

王以宁《水调歌头·大别》中的“大别山”,一些注本就忽略了词中的意境,错当作鄂、豫、皖之间的大别山。我们则反复研究词意,查阅了各种地名词典后才找出正确注释。

卢氏《凤栖梧》中的“泥溪”,一本名家选集已有注释,但正属随手找来的一个同名地名,我们从女词人出蜀路线上否定了;《中国古典诗词地名词典》上的注释,完全符合词人出蜀路线,但在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唐代、宋代地图上得不到证实,我们也没有采纳。最后,我们终于找到了正确结论。正如洪柏昭教授所说,得出这个结论是“颇费功夫的”。

张炎《梅子黄时雨·病后别罗江诸友》中的“罗江”，我们是通过反复查阅资料，又多次把电话打到浙江瑞安、慈溪、余姚三市的地方志办、地名办，才否定了一些权威性资料，求得正确结论的。

张炎《台城路·薛涛》中“太白闲云”句的“太白”，即词题中的“太白山人”隐居处，一些注本都注为陕西太白山，我们经查阅各种地名词典和地图，作出了准确注释。

刘将孙《沁园春》中牵涉到很多地名，一些注本均回避不注，我们一一作了注释。

秦观卒所，一些注本说卒于广西藤州“光华亭”，我们查阅了《宋史·文苑六·秦观传》，改作“华光亭”。

韩元吉《好事近》提到的“凝碧池”，一些注本错注为在洛阳，我们以多方面的材料指出了它的正确地址。

关于作者籍贯的今天所在地，一些注本没经查证就盲目照抄或任意下结论。如何梦桂的籍里，《全宋词》只说在淳安，有三个注本都一致注为“今浙江金华市”，我们作了更正。赵闻礼为临濮人，《全宋词》注为“在今山东省濮县境内”。《全宋词》是1965年第一版，濮县早已于1956年撤消，后划入河南省，而八十年代、九十年代出的书却还在照抄《全宋词》的注释，岂不荒唐吗？

胡将将、王之道、李石的籍贯，我们有怀疑，经查多种地名辞典和宋代地图及最新地图相对，才作出我们的注释。

刘子翥、刘学基籍贯福建崇安，我们反复查阅地图和辞典，及时注明了今天的地名。

关于作者生平介绍，我们也力求准确。如司马光中进士，《全宋词》说宝元二年(1039)，《简编》说宝元元年。我们查《宋史·司马光传》后采用了《宋史》中的说法。章棨中进士，《全宋词》和《简编》本也不一致，我们按《宋史》作了修改。

苏轼出生年，《全宋词》和《简编》本不一致；陆游去世时间《全